



毛泽东如何巧妙运用战机

□ 夏洪波 马紫晶

战机通常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以及对这种态势的认识、把握和利用。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极为重视战机问题。通观他的军事论著、作战文电，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战机运用思想，这些思想为我军战胜强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南。深刻总结毛泽东战机运用思想的内容体系，对于打赢未来战争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避敌锋芒，忍耐待机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力量比较弱小，既没有条件与敌人拼消耗，更没有本钱与敌人拼实力。每次作战，敌人凭借人员数量多于我军，武器装备优于我军，企图寻找我军主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与强敌作战无疑于以己之短击彼之长，而这恰恰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对此，毛泽东将战机问题作为作战筹划的重要内容，强调对待强敌要避其锋芒，忍耐待机，在敌人气势正盛、战斗力较强的时候，先不要急于与之作战，更不能与之死打硬拼，耐心等待出现有利于我的作战机会，一旦出现这种机会，就果断行动，坚决攻击，致敌死命。

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指导我军发起的很多战役或战斗都深刻反映了避敌锋芒、忍耐待机的思想。如1931年4月，国民党军出动2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无论正面应敌还是外线出击，都难以保证作战胜利。对此，毛泽东要求红军主力在东固地区耐心隐蔽。苦等20多天后，终于等到王金钰部孤军冒进到我设伏地区，抓住这个有利战机，我军突然出击，一举歼灭敌1个师又1个旅大部。再如1947年年初，国民党军对山东战场实施重点进攻，从3月下旬到5月上旬，华东野战军实行高度机动回旋，力求调动敌人。但由于敌人采取了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打稳扎、齐头并进的战法，因此始终未找到歼敌时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多次致电陈毅、粟裕：“要有极大耐心”，“不好打之时，避开敌方挑衅，忍耐待机，这是很对的。”华东野战

军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以极大的耐心和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在沂蒙山区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耍起了“龙灯”，最终调出了整编第74师孤军冒进。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华东野战军发起孟良崮战役，一举将整编第74师歼灭。

惑敌布势，创造战机

两军交战，战机问题从来不是无缘无故就有的，它是双方指挥员进行谋略博弈的结果，离不开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在指导我军作战实践中，毛泽东强调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战机，通过运用隐真示假、声东击西等方法，诱惑敌人产生错觉，出现过失，从而使我军在不利和被动的态势中创造有利和主动的战机。红军巧渡金沙江就是毛泽东惑敌布势，创造战机的经典战例。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毛泽东指导我军灵活变化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出多次有利战机。先是派出一支部队，摆出东进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态势，而主力则迅速向南移动，佯攻贵阳。当红军逼近贵阳城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云南军阀龙云，速调滇军来贵阳“保驾”。正当滇军匆忙离开云南向贵阳开进时，毛泽东则指挥红军舍贵阳西行，一举渡过北盘江，乘虚入滇。当敌向昆明集结之际，红军主力兵分两路向禄劝方向的金沙江逼进，分别抢占了皎平渡和洪门渡等渡口，利用七天七夜时间渡过金沙江，最终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从根本上扭转了战略转移的被动局面。再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大龙关歼灭战，针对日军傲慢轻敌等特点，毛泽东要求我军故意以战斗力不强的游击小分队与敌周旋，使敌掉以轻心，在敌人不防备时，对其发动突然袭击。战前晋察冀军区先派一个游击支队与日军进行周旋，一面抗击，一面后退，忽东忽西，致敌骄躁麻痹。随后抓住日军对我之周旋习以为常、疏于戒备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向敌发起攻击，打了一个彻底的歼灭战。这些战例深刻表明，在不利态势下，通过惑敌布势，往往能够欺骗敌人，陷敌于判断和行动错误的

苦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我军就能对敌进行出其不意的攻击，从而夺取战争主动权。

乘敌之隙，捕捉战机

战场是一个千变万化、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无论多么强大的对手，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原因，总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这些失误很可能导致行动上的错误，从而让对方找到可乘之机。对此，毛泽东指出：“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空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他所说的乘敌之隙，实质上就是如何运用战机的问题，即与强敌作战，要善于发现敌人的间隙，这个间隙就是战机，捕捉并把握这一战机，弱军战胜强敌也就由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具体运用时，毛泽东非常注重通过观察敌军协同关系的亲疏、兵力部署的多少等诸因素，发现其暴露的弱点，以此捕捉战机，战胜敌人。

如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期间，面对国民党军进攻势头旺盛、我军一时难以捕捉有利战机的情况，毛泽东与朱德决定率红军主力撤至根据地中部的黄陂、小布一带进行隐蔽。其间，公秉藩率军猛扑东固，结果与稍后到达的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在东固误打了数小时，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矛盾激化。公部脱离张的指挥，张也不与公联系，仅留一个旅守东固，自己率两个旅向龙冈冒进。毛泽东及时捕捉敌人协同紊乱导致张辉瓒孤军冒进的有利时机，指挥红军在龙冈附近设伏，取得了歼敌近万人并活捉张辉瓒的重大战果。再如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后，急于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毛泽东根据这一情况为西北野战军制定了“蘑菇战术”，先与敌巧妙周旋，迫其疲乏，锐气逐渐，弱点暴露，然后寻机歼敌。西北野战军认真贯彻这一思想，诱敌深入，适时抓住被拖得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的敌人，连续发起了青化砭、羊马河及蟠龙镇三个战役，并取得全胜，为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奠定了基础。

先敌一步，抢夺战机

古往今来，两军作战强调兵贵神速，谁能以最快的速度实施军事行动或完成战略部署，谁就能够抢占先机，占据主动。毛泽东战机运用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善于通过对敌我作战态势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抓住影响战局发展的关键环节，指导我军赶在敌人之前完成作战部署，以此抢夺有利战机，不断将作战引向胜利。这方面的战例很多，比较突出的有三例：一是八路军深入敌后。抗日战争初期，针对日军即将在山西实行大迂回，而后方兵力不足的情况，毛泽东及时将原先确定的八路军主力在恒山一线展开战略部署调整为在山西四角展开战略部署，这一举措为八路军主力赶在日军控制其占领区之前，及时而大胆地深入敌后，迅速完成在华北的战略展开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二是辽沈战役歼灭廖耀湘西进兵团。在此次战役中，针对廖耀湘可能经黑山、大虎山向营口撤退的企图，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肖劲光、萧华率领部队，“兼程从抚顺以东进至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退路”。东北野战军及时赶到营口，为堵住廖耀湘兵团从海上撤退后路、将其留在原地歼灭抢夺了有利战机。三是平津战役发起之前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当时，傅作义判断我军在华北地区的数量不占优势，而东北野战军至少需三个月至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据此，他将其嫡系部队部署于平绥路东段和北平以西地区；将中央军配置于北平线平津段和北平以东地区，形成了兼顾西退、南撤的战略布局。针对傅作义的战略企图，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来消灭”的总方针，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取捷径以最快速度入关。当平津战役打响之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入关并先敌完成“隔而不围”战略部署，为隔断敌人海上南撤通路抢夺了有利战机。



渡江战役“东线第一帆”缘何在泰州升起

□ 辛要宾

今年是渡江战役胜利70周年。70年前的1949年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在渡江战役中，泰州作为东线指挥部成为战役的集结点和进攻发起点，泰州靖江地区作为东线起点，也被誉为“东线第一帆”升起的地方。“东线第一帆”率先在泰州扬帆渡江，有其特殊因素。

地处“不南不北”的特殊地理位置。地区 and 地貌对战斗过程本身，以及对战斗的准备和运用，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泰州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纵跨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泰州大部分地区所处的淮河流域南北两侧与长江、黄河没有完整的水分岭，北部与黄河连为一体，南部则与长江连为一体。因此，无论黄河还是长江都可将其看作本流域的自然延伸部分。地理学家用淮河界分南北，事实上淮河流域属于真正的不南不北之地。历史上，以黄河、长江流域各自为中心的地区，不仅在地理上构成两大区域，政治上也往往成为两大集团。每当南北政治集团分裂时，交战地自然在淮河流域这一不南不北的区域。淮河流域并非独立地理区域的特点，在政治与军事上自然造成“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即长江、黄河流域互相以淮为屏障的结果，导致淮河流域成为兵家必争区域。泰州境内江淮分水

岭由西向东从中部穿过该市，境内河流大致以通扬公路为界，路北属淮河水系，路南属长江水系。民间甚至有泰州市区（海陵区）属于淮河流域，下属的泰兴、高港、靖江是长江流域的说法。这一特殊的战略位置，使泰州成为渡江战役的东线进攻发起点。

跨过长江天堑的江北集结站。长江历来被兵家视为难以逾越的天堑。渡江大军虽然战斗力强，但是兵种单一，大多数北方战士不习水性。渡江作战东路军所在的长江下游段，河道进入苏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江阔流缓，自江阴往东，水面更宽，入海口呈喇叭状，宽达80公里。水位在每年四五月间开始上涨，春汛来临时，水位猛涨，浊浪排空，航渡十分困难。两岸沿江广阔地域为水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大兵团行动。长江像一道天堑横在人民解放军的面前，怎样克服这道天堑就成了当时最重要的课题。参战部队需要在长江北岸一边想办法设法筹集渡江的船只，加紧演练江河乘船战斗的技战术；一边派出侦察兵渡过长江，侦察对岸的敌情和地形。经过筛选，江阴要塞对岸的泰州地区成为渡江东线大军的首选。因为江北的泰州地区正处于江阴要塞对面，向南突出，境内多条河流直通长江，便于屯集、隐蔽船舶，入江便利。从泰州渡江南进，可以以最近的距离直插江南金坛、宜兴、吴兴地区，切断沪宁铁

路和宁杭公路，阻断南京、镇江之敌退往上海及杭州的道路。在这一情况下，粟裕率三野机关于1949年4月5日到达泰州白马庙，成立渡江战役东线指挥部。

隐蔽战线的全力配合。粟裕选在泰州驻兵，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以正对面的江阴要塞为突破口。作为国民党防御的重点，蒋介石和汤恩伯对江阴要塞的防务极为重视。江阴要塞属军级单位，下辖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工兵营，约有7000余人，易守难攻。但早在1947年，华中工委为准备配合我军渡江作战，已经开始在要塞进行渗透。渡江作战前夕，国民党江阴要塞已被我地下党员所控制，要塞司令戴戒光已被架空，江阴要塞地下党员已经做好接应大军渡江的准备。要塞地下党当时接到的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控制3至4个港口，不开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

坚实的群众基础。泰州作为革命老区，党的基层组织在该地区开展工作较早，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泰州许多农民宁愿自己挨饿，用野菜、树皮甚至“观音土”（高岭土）充饥，也要把粮食捐借给部队。为了支援造船，一些人把床板、门板甚至棺材板都捐了出来。在渡江战役中，泰州地区担负了粮草物资供应的主要任务。根据一个军每天需要备足8万斤米面、15万斤柴草，以及油盐蔬菜等大量副食的计划，

泰州筹运工作在1949年3月25日前就提前和超额完成。渡江战役期间，泰州地区59万多人参加支前，接近全社会劳动力的一半，泰县的界河村因全力支前，达到无一个青壮年在家的程度；随军船工、担架工、挑夫、车夫等常备民工5万多人；各地党组织抽调3000多名干部带队出征。泰州在这场战役中支援物资人民币12亿元，小车188万辆，渡江船只4496条，调运粮食104752万斤，草4523万斤，挑子502万副，担架5987副。由于渡江战士多数不习水性，泰州一些渔民利用河道、湖泊帮助渡江士兵进行上下船、摇橹划桨、游泳救护等水上技术训练。一些船工还利用江面，帮助大军进行航渡演习。他们当中一些人还成为了随军作战的支前民工，送解放大军渡江。兄弟船、夫妻船、父子船、祖孙船，泰州船工冒着炮火，军民同心，勇往直前。泰州人民为渡江战役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成为这座城市奋斗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也铸就了渡江“东线第一帆”精神，成为这个城市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刘伯承是一位具有坚定政治信仰、杰出军事韬略和深厚文化涵养的军队将领。他在作战筹划上有一句名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所说的“五行”，即任务、我情、敌情、时间、地形。他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在红军长征中，他运用“五行术”随机应变、乘势而为，打巧仗、打硬仗，屡建奇功。

“节省子弹”智取遵义城

党的黎平会议后，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1935年1月3日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一过乌江，刘伯承立即率部夺取遵义。他向受领任务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政委王集成强调：“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冒着大雨，部队出敌不意占领了遵义城外据点深溪水镇，并俘获了驻守在镇上的一个营。王集成和团长朱秋水通过俘虏摸清了遵义城的底细，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想法报告给刘伯承，刘伯承听了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很快，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那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最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队伍顺利地到达遵义城门口。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因为有俘虏答话，所以守门的士兵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一拥而入，一下子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像潮水般向城内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早已失去抵抗能力，敌人有3个团从北门逃走。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

遵义守军北逃的方向是娄山关、桐梓。娄山关离遵义90里，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像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控制娄山关，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想到这一点，刘伯承与聂荣臻立即赶往第二师驻地。刘伯承要求第四团团长耿飵、政委杨成武立即带领部队出发，占领娄山关后占领桐梓，同时要“夺关快、伤亡少”。第四团领导进行认真研究和调查，决定对娄山关采取正面佯攻侧翼抄袭的战术。在一个老猎民的帮助下，部队找到可以迂回到娄山关侧后的小路，前后夹击，在1月8日迅速攻下娄山关后占领桐梓，保证了中央红军驻扎遵义的安全。

六条木船巧渡金沙江

1935年5月2日，朱德命令刘伯承率千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1部，于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同时侦察上游各渡河点。刘伯承叫先遣分队都换上国民党军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沿途遇到几股民团，一律不与之纠缠，只说：“共军要在这里过江，我们去执行任务，封锁渡口。”来到离江30公里的杉落树时，一个大胖子区长出来欢迎。刘伯承和宋任穷带了几个警卫人员来到了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你把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胖区长赶紧取出公文递上来。刘伯承问：“船你烧了没有？”胖区长怕受责备，解释说：“刚接到公文，还没有烧。”刘伯承说：“很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刘伯承又将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问清楚，然后厉声告诉胖区长：“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胖区长吓得大汗淋漓，乖乖带路。找到2只船后，前卫连乘船过江，消灭了30多个保安队人员，控制了渡口。在当地船民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船。

刘伯承设立渡河司令部，制定《渡河守则》，同时向朱德总司令发报：“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朱德下令，全军从皎平渡过江。刘伯承获悉全军都从皎平渡江，立即命令宋任穷带领第3营翻山20里抢占通安镇，留下工兵连守渡口。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塘得知江防有失，带了2个营来增援。结果援敌在通安北面被第3营一个冲锋就冲垮了，刘元塘急得大哭，带残部退回会理。打完仗，指战员们感叹，要是在江边宿营，让敌人翻过

刘伯承长征巧用『五行术』

□ 李华 张建霞

山居高临下压下来，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5月4日到9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薛岳的追缴军5月16日赶到金沙江边时，只能望江兴叹。

三发炮弹开路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12日党的会理会议决定刘伯承任中央红军先遣军司令为全军开路。刘伯承执行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获得彝族群众支持，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在彝海结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

大渡河两岸都是崇山峻岭，安顺场渡口河宽有3000米，水深浪急无法架桥。当年石达开率领太平天国起义军2万人在大渡河安顺场无法渡河，在清军的追击下全军覆没。5月24日晚，刘伯承向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讲明情况，布置夺取安顺场渡口的任务并强调：“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晚上10点战斗开始，第一营顺利占领渡口，找到了船只和几十名船夫。25日上午9点，第一营第二连熊长林等18人登上船在火力掩护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让人架好迫击炮对参谋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船靠岸后，18勇士飞身下船。敌人欺红军人少，一个军官指挥着200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刘伯承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叫赵章成开炮。”赵章成第一炮就打敌人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残敌溃逃。但是船小往返时间长，乘船过河全军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来到先遣司令部。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意见，决定分兵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前进，相互策应夺取泸定桥，在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刘伯承、聂荣臻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搞个局面。

军情紧急。刘、聂率领一师和千部团于27日出发，向泸定城急行军，29日赶到泸定城外铁丝网。此时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该团向泸定桥发起总攻。敌人得知桥西桥头都来了红军，首尾不顾，溃不成军。红四团于29日17时攻占泸定桥，30日凌晨两点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刘伯承在泸定桥上用力连跺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用“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对这段历史做了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回顾。这不仅是刘伯承军旅生涯中精彩的部分，也是党史军史中浓墨重彩的部分。